

「鞭奸醜之墓文」(『空語集』第二百二十四卷の九五―一一四頁) 二〇一八・九 三原九五

余一日、登於井岡山、賽於故莊内大夫白井東月先生之墓、而降於麓、有儼巨石之墓、余顧之、題其墓曰、故莊内大夫菅実秀之墓、菅実秀、則菅善太右衛門是也、於是余留ヲ足、而考之、菅奸、秀醜、国音相通、而其字亦能以当汝之醜行、余呼汝奸醜焉、汝奸醜、近古以来、未曾有我莊内之大夫大奸佞人也、汝奸醜、近古以来、未曾有我莊内之大夫大奸賊也、汝之奸佞、汝之奸賊、皇天皇上、是固無論、我方域之人苟有目者觀之、苟有耳者聽之、苟有口者議之、余振其筆

九六

待彈劾汝之罪惡耶、雖然、世之賢者之寡愚痴之多、謂無陷汝之奸術者耶、故余揭其一二、而一刀兩斷、詳汝之奸惡、使覺悟於愚人焉、汝奸醜者、固非有學問也、詐術權譎、唱附会之說、出己之下、集於愚不肖人、為之巨魁者也、革命之戰、国君之幼、雖有同寮、非耄則愚、奸醜執柄、專制朝權、威福由己、而汝奸醜、称帷幕之謀臣、常在於内、敢不嗅砲煙、不聞砲声、而灌於園、乘釣於礮、戰於外者、蒙於霜路、沫於風雨、立矢石之際、野戰攻滅、各被創痍、而死者不得収、孤兒啼於路、寡婦飲泣於内、遙祭境外之魂、当此之時、奥羽之同盟、亦

九七

瓦解冰泮、我之所密通、会陷米叛、假令我梟將猛卒、能雖憤闕、固我以有限之兵戰、日滋之官軍、遂戰敗兵尽、降於官軍之軍門、嗚呼、天威之不可当悖逆之分、不得不然也、官軍鼓行、入於鶴岡域、令於我藩曰、抗王師之罪、可無所歸耶、聖天子之寬仁、不忍玉石俱碎、誅首謀之一人耳、然則、執其牛耳、專制藩政者、則非汝奸醜耶、奸醜聳懼、進退維谷、不知所出也、先之、石原大夫、自越之新潟而還、是狙擊於官軍、斃於轎中、奸醜以為奇貨、以石原大夫、為我首謀人、奸醜遁其万死、而得一生也、卑劣手段、誰有不惡

九八

其狡猾者耶、官猶罰於我、移封於磐城平也、我方猶請居住於莊内、維新草創以乏於国帑、官命償金七十万両、而更封於莊内焉、奸醜、迫脅封内、一旦雖献金之、而後官有公論曰、以王師之義征、鎮其冠賊、而有自賊取償金之理耶、悉返償金於我藩也、奸醜巧立官藩之間、橫奪其金也、故奸醜俄為富裕、亦以避後患、属之於市人風間某、而奸醜佞媚於西南之雄藩、跋後田山之開墾、驅於藩士、使從事之、從事之、亦皆以同盟、不能□同盟之束縛也、後田山之瘠土、不適栽培之用也、故誤

九九

藩士之方向、加之無祿廢刀、失士之常職、而無衣食之業、貧窮益迫、短褐之寒、糠□の飢、離散四方、士族之第宅、變於桑園、狐狸啼茲、觀之可為恬然、奸醜恬不顧之、盛麗其家屋、盛築其庭園、或聘妓於酒田、愈益驕奢淫逸、骨董商輻輳、書画古器滿庫溢廩、貧困之士、家自為怒、人自為憤、雖欲刺刃於奸醜之腹中、奸醜之奸術、能弄絡其臭味、設其籬壁、非免其襲擊耶、奸醜之奸謀、亦極、奸醜之驕奢亦至、天帝之明、

何可假年於汝耶、汝之奸骨、埋於井岡山、井岡山、則東月大夫墳墓之地也、奸醜死果有知、

一〇〇

有何面目、得謁於東月大夫耶、古吳之伍子胥、以報父兄之讐、掘楚平王之墓、出於其屍、鞭之三百、汝奸醜者、我藩士之仇讐也、十郎雖老、壯心未死、壯心之不死、銳氣何衰、余代於藩士、將鞭汝之屍也、雖然、掘於墳墓、國律之所禁也、姑返其鞭、揭汝之奸惡、示之於公衆、使寒地下之奸骨焉、

距維新草創、四十有三年、於茲、世移物換、誰有知実秀之奸惡者耶、能評其事實、則十郎也、能記其次第、亦十郎也、十郎之書之、而不伝於後

一〇一

世、後人或以碑石大夫之字、東月大夫与奸醜、恐來經謂之誤、以草此文也、読者諒、早川千吉郎氏、方今三井組之理事、加賀之人也、嘗為大藏省参事官也、巡視於奥羽、遂及我方域、一日訪我蝸牛廬、始雖邂逅、意氣相投、如語旧友、雖日之暮、歡談猶不尽也、早川氏曰、革命之戰、莊内之士、頗強壯、僕就古戰場歷々評之、可不羨耶、我加賀藩之因循、居勤皇佐幕之間、敢無所為、唯々受官之嫌疑而已、僕每思之、未嘗不慨嘆也、余囑孟早川氏、□々笑曰、貴藩之不伍於賊軍、何等幸

一〇二

運、如我莊内、伴食於会藩、雖抗於王師、順逆之分明、何以得逞我之志、自今顧之、實不勝慚愧也、然而蕩耗藩財、死傷藩士、見移藩土於若松、若松敗烬之後、假令雖移之、非無容膝之家耶、再三再四、猶請住莊内於官、官不容之也、官酌其衷情、更轉移於奥之磐城平、我藩万方、請於住莊、猶不已、於是、官命於七十万兩之献金、更移封於莊内也、戰敗之後、藩財之乏、不及其半、献三十万兩、所殘之四十万兩、期於後年、請献金之焉、僅得住故国、戊辰之戰、為之賊者、大抵夫如斯、

一〇三

俗之所謂、不附割合、可不請無謀之師耶、故貴藩不替於賊軍、實非於幸福耶、早川氏少改容曰、戊辰之戰、孰是孰非、自今而遡、非可論之限也、姑置之而可也、唯如貴藩之献金有不肯之者也、当以之時、当大藏省之會計者、大抵鍋島藩人也、故島義勇、大隈重信等、專当其衡也、一旦雖献金於貴藩及南部藩、南部藩疾察天下之大勢、奉還封土、藩知事附東、京府之貴屬、而士族猶住南部、一金不献之也、存唱公論者、苟建錦旗、以王師討於冠賊、而自賊取其償金、非穢御旗耶、於是、断然返献金於貴藩、事之次第、詳記

一〇四

於大藏省之旧簿、今尚存之、君欲詳之、僕謄写之、可送於君云々、余辞之曰、彼一時也、若依君之惠、僕握之於掌、吹毛求疵之禍、自是而起而關係之者、豈重役某而已哉、豈為少□哉、夫然、而僕不党不派、独立特行、聊以躬行、終殘齡而已、假令我雖有理、不好釀ヲ騷擾也、早川氏頷、而及於他談、執燭而還、

白岩之山崎嘉右衛門者、以遊俠自任也、戊辰之役、我軍攀六十里之險、入於村山郡、山崎唾手而起、屬酒井了恒大夫之軍、攻城野戰、頗以有其

一〇五

功、賜ヲ祿、見昇下士、戰終之後、再還白岩從事於家業焉、大川逸八者、村山郡之產也、狡猾而佞嬌、奸醜愛之、為帷幕之奴隸、故奸醜之橫奪獻金、專顧使逸八、奸醜雖還莊內、逸八獨留於東京、如有所為之事也、某年、逸八遇歸於鄉里、訪於寺崎也、寺崎叱咤曰、汝逸八、我輩所獻之金、官雖返於我藩、善太衛門奪之於中途、必也、汝亦非与知之耶、逸八左支右吾、請不知之、寺崎益怒曰、遲矣、捻逸八之手曰、汝猶不吐其事實、使担大石於汝、沈於白岩川、汝勿悔之、於是、逸

一〇六

八亦知不能遁、叩頭而謝曰、吾之所与知、不隱巨細、以白親方、請是赦担石之罪、寺崎緩逸八之手、而聞事之次第、逸八曰、獻金三拾万両、官之返於藩、吾不詳之也、最後黃金小判五万両、自莊內送來之、受檀那之內命、要之於千住駅、悉不使入於東京也、日没之後、抵於筋違邸、一旦入於表門、直出自裏門、是其實事也、寺崎詰之曰、自裏門而出有不知所送之理也、逸八曰吾雖非不知之、白之、親方雖是赦担石之罪、後日入檀那之耳、必触檀那之怒、檀那之刀、伐我之頸ヲ、願自是之先漏秘

一〇七

密之事、請之寬恕、寺崎既聞菅之盜金、又不問些細、亦可也、以放逸八之腕、逸八四体震慄五色無主云、

抑奸醜、夫唯百石之侍也、雖侍君側、同俸給不多也、戊辰之戰、為之機、雖進於家老、又維新之後、雖任酒田県權大事、又七等給之月俸百円也、是亦歲月之不長也、而渠竊雖為投商、常為損失、不償其所得也、何以有致三万金之富之理耶、以之觀之、奸醜橫奪獻金、彰明較著、何容其疑耶、

一〇八

森藤、金井義郎等、被告酒田県官吏、為之訴訟也、官命於裁判官、開裁判所於鶴岡也、奸醜亦被告之一人也、奸醜称疾病、不応裁判判官召喚也、判官率医員、臨於奸醜之病床、奸醜亦大恐、自是之後、窃請内務卿大久保氏曰、而今而後、決不容喙於政事也云々、

予、明治八年之十一月下旬、以移民之件、有交涉於青森及巖手山形之四県庁、而巡回之也、遇帰省鶴岡、滯之五日、再經秋田、將還於北海道也、奸醜等荐語莊内事情、而欲使語之於黒田氏

一〇九

也、予、明治元年、自出莊内前後八年、不詳国情也、故一旦辞之、奸醜曰、足下之不詳国情、固非不知之也、今也、西郷先生、既歸於故山、独所頼之人、有黒田先生而已、然ルニ黒田先生、亦近來不容我輩之言也、足下者、非其信於黒田先生耶、故我国情、自足下、出之於黒田先生、黒田先生若シクハ或有斟酌矣、今俄然、雖語足下、足下亦

有不陷入於臍耶、以栗田元助、附於足下、使東上之、足下行旅之中、就於元助、可詳之云々、雖然、予、推其要点、而聞之於奸醜、委記之矣、而曰、悉記大夫之

一一〇

言、故不要元助之同行也、奸醜曰、既命於元助整其行程也、遂に元助俱、每其宿泊、雖叩莊内云々事情、元助漫然恢然、所語之事、一不得其要領也、渠旅行之遅々、予、歸於札幌之期、亦既迫、故渡捧川也、余請元助曰、予苟帶公職、以私事、不可遲其期也、予自是兼行夜白、明日可達於東京、与君俱不入東京、若仮令雖有不釈然、預君恕之、自栗橋使結綱於腕車、疾驅而入於東京、而抵於妻恋邸、投酒井了恒大夫之第、而語事之由、了恒大夫、忠告於予曰、元助之輩、何

一一一

与知之耶、須可謀山岸嘉右衛門、嘉右衛門、在旧筋違第外商賈某之家元、予、奉於了恒大夫之教、直驅腕車赴於山岸先生之旅宿、而同事之由、山岸先生蹙額曰、足下雖為出京之勞、蓋無其効耶、雖然、以莊内之議、使問黒田先生、茲公中途不可留之也、予益失其望矣、其明旦、載星而訪淺布市兵衛町之黒田氏之邸、謁者誰何於予、予、告於吾名、黒田氏執燭而御迎曰、松本君□、松本君□、疾聞巡視四県之報、窃僥倖君之出京也、黒田氏執予之手、延余於楼上、各就賓主之席、黒田

一一二

氏莞爾曰、頃日、如告於君、以特命全權公使、雖赴於朝鮮、北海道之開拓、悉任於君、君何有為顧慮耶、而見語赴朝鮮之大体、諄々不已、予、無語莊内之国情之隙也、雖然、其勢不得不言之也、遂決吾意、徐々述之、黒田氏俄正容而曰、松本君常在於北海、無論未知莊内之事情也、僕始以菅君、為誠実之人、不容其疑也、豈図、河内三島等之所探偵、実可不驚耶、菅君弄絡於西郷及我輩者也、故仮令西郷之還鹿兒島也、以庄内之事、雖有所囑於吾、吾既以詳莊内之事情、

一一三

謂於大久保氏曰、僕見魅於莊内之菅、失面目於朝廷、自今之後、莊内之事僕之口一言不發之也、大久保微笑曰、黒田始曉之坎、僕猶如此、君常在於北海、不知莊内之事情、不亦宜哉、自是而黒田氏見語莊内之事一言一語、実不得不驚也、而黒田氏曰、所語之大体、夫如斯也、松本君之為僕謀之、勿干涉莊内之件、雖有其害、決無有益也云々、夜既已明、黒田氏將出仕於朝、馬車在玄関、予亦以て此之夕、將航於函館、握手而別、再歸於妻恋邸、了恒大夫族予之婦、曰、如何、予語事之由、了恒大夫

一一四

曰、夫然、夫然、而訪於山岸先生、又語之、与了恒大夫異口同辞、夫然、夫然、此之夕、自品川灣、乗於汽船、航去於北海

嗚呼奸醜亦可不請英傑哉、伝曰、英雄欺人矣、始弄絡大隈等、而欺西郷及黒田等、欺雖欺何令其終耶、所謂人多者、勝於文、文定而勝於人、雖然文之勝人、可無文之勝人書其由者耶、孔子之作春秋、而非乱臣賊子之懼耶、孔子不筆之、非不恐之耶